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四十回 碧玉山蕉精奪靈 葫蘆井金鏡迷人

毒虎已降，村人無害，師徒於是告辭老道。老道苦苦留定，又住二三日，始下嶺而左行。一帶平原，目送十里。正行之際，狐疑詢問：「師伏毒虎，不知猶還本性否？」三緘曰：「彼自降伏，諒出真誠，如其復起吞噬之心，是自墜無底深井也。爾等宜堅定志向，不可背吾教訓。」四人唯唯聽受。

三緘是日所說，無非在大道之內以規弟子，恐其桀驁不馴，自墜沉淵，要皆為師者所以教弟子之一片真心耳。狐疑諸人亦頗恪守師箴，深知謹凜。三緘見其循循有禮，心竊喜之。故向前途遠征，幾忘遠近。無如自嶺而來，已經數日矣，善緣未結，外功如何圓滿？乃命三服乘起陰風，尋一寺觀棲身，以結善緣於此地。

三服乘風觀望，歷此十數里之遙，有一閣焉，宏敞可愛，忙忙復命，師徒直向是閣而投。閣中住持係一老僧，見三緘器宇不凡，待以禮貌，三緘住此閒暇無事，入市結緣。一日身倚閣門，遠望一山橫塞天際，因詢老僧曰：「前面山形橫塞於雲霧中者，是何地界？」老僧曰：「是乃碧玉山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老方丈可到過乎？」老僧曰：「吾少時曾走南嶽，路過山下，今已數十載矣。」三緘曰：「遙望是山形甚奇古，吾於異日必有以游之。」老僧曰：「豈特山形奇古哉，而且頂上多蕉，自下仰望，重重翠影，秀色可食焉。」三緘聞之，身雖在閣，心中早抱碧玉之游矣。

不知碧玉山內蕉生已久，山左成一精曰「翠華」，山右一精曰「翠蓋」，皆屬女子，煉道數百餘年。雖然能化人形，以其未入正途，不克飛升仙府。二精各居一洞，日日煉道，彼此無爭。山腰一穴，舊傳為古仙子煉丹之所，自仙飛升，霧鎖雲封，無有住於其間者。穴外下層吐一石磐，圓形似月，寬大廣袤。縫中椒花一樹，樹下有一黃蜂，不知生自何時，亦能化人，托椒為名曰椒花子。恨所煉之道不及二蕉，常到洞中拜舞請安，心甚不服。時當春暖，山外閒遊，偶遇一精，乃榆樹上青蜂所成。

二精坐於石臺，椒花詢曰：「道兄何名？」榆精曰：「賤號蜻飛子。」轉詢之曰：「道兄又何名耶？」椒精曰：「吾名椒花子耳。」蜻飛曰：「道兄尚未飛升乎？」椒花曰：「吾不思成道為仙，但能不受他精管轄，得伸其氣足矣。」蜻飛曰：「敢問道兄受何精所制？」椒花曰：「想是山中二蕉，法妙術高，群精誰不貼服？」言甫及此，蜻飛愀然曰：「爾不言則已，言及二蕉，吾心亦為之不平。」椒花曰：「如何？」蜻飛曰：「不惟凡事聽其驅使，稍有不到，則罰跪洞前。這且不言，二蕉之處疏此則此加罪，疏彼則彼加罪。吾日日思之，棄此不能，棄彼不可，真有事齊事楚之難也。」椒花曰：「吾等可籌一策，使彼自相殘殺，倘死其一，庶有所專事而無歧出之勞。」蜻飛曰：「其計安出？」椒花躊躇良久，曰：「可將山內中洞獻於二蕉，如此後彼先，則後必爭奪。吾等乘機揀弄，假為不服，必令二蕉死一，以遂乃心。」蜻飛曰：「此計妙甚，何日行乎？」椒花曰：「翠華生辰不遠，翠蓋必至其處。待未至時，先獻是洞以諛之，諛之而又激之，加以兩面相刁，方使二蕉成為仇敵。」蜻飛曰：「如是俟期到時，爾我同候翠蓋之駕。」椒花曰：「此計須秘，毋使外精知覺。」蜻飛諾之。

無何，翠華生辰已到。椒花子往約蜻飛子，早到翠蓋洞中。

參拜畢，翠蓋詢曰：「二精來何早也？」二精曰：「翠華仙子今日生辰，翠蓋姑姑自然要去拜祝，吾二小妖是以早來候駕耳。」翠蓋曰：「有勞多矣。」椒花曰：「吾等歷年所後未到，還望仙子原諒有之。」翠蓋素愛諛詞，聞二精之言而喜曰：「今日甚早，輿夫僕婢尚未齊集，汝等可入吾洞消遣一時。」蜻飛曰：「吾輩常常請安仙子，而仙子洞府未嘗入之。今且入焉，以瞻仙洞。」言已，二精同人，橫順周視，耳語不休，翠蓋曰：「惜吾洞府湫隘已甚，如有寬敞之地，久欲喬遷。」椒花曰：「小妖洞上有一古穴，寬敞如廊，若仙子居乎其中，甚好煉道。」翠蓋曰：「是山猶有此洞乎？何吾未之知也。」椒花曰：「仙子如欲，胡不駕動車輦，先去一觀，然後往住翠華，亦未為晚。」翠蓋聞之喜，催促車駕，眾精擁後如雲。及洞視之，果屬寬敞。翠蓋坐於洞內，似難捨之行。椒花曰：「吾以此洞獻於仙子，望仙子早早喬遷。不然翠華知之，必見罪於吾也。」翠蓋曰：「即翠華得知，一力有吾，不干汝事。」椒花子叩首謝恩曰：「仙子可以行矣，恐翠華仙姑難於久候。」翠蓋點首，催車前進，來至翠華洞府。翠華接入，設宴同飲。翠蓋飲過三巡，告辭欲歸。翠華曰：「今日姊姊有何心事，納悶不飲，其殆遇文曲星為夫婦，效鸞房於今夕乎？」翠蓋曰：「非也。吾欲歸洞以候鳳春姊姊耳。」翠華曰：「鳳春如聞，今日必來吾處。此時未到，知必別有事故也。」翠蓋弗聽，竟駕車輦而歸。

翠華向眾精言曰：「翠蓋此去，必有要務，否則以素好飲酒之性，胡未盡興而遽返耶？」蜻飛曰：「翠蓋仙姑之事，吾久知之。」翠華曰：「何事？汝既得知，可為吾言。」蜻飛曰：「言之不難，特恐得罪。」翠華曰：「毋畏，如翠蓋罪汝，自有吾躬。」蜻飛曰：「如此且將眾精回言之也。」翠華曰：「吾已告汝，凡事有吾擔定，汝何小心如是乎？」

蜻飛子乃低聲言曰：「椒花子洞上一穴，係古修仙者所居。自仙飛昇，無人住此。今日翠蓋壽祝仙子，偶爾路從此過，酷愛是洞，意欲喬遷。椒花子曰：『是洞也，吾從未告之於人，一旦為姑所得，恐翠華姑知之而見責，於吾大不利也。為之奈何？』翠蓋曰：『翠華有幾許道術，敢與吾抗？即彼現居此洞，吾欲奪之，彼又其奈我何？』椒花子曰：『只要仙姑力保，俾小妖不受翠華羅織，可速遷焉。』翠華曰：『翠蓋欲居此洞，當時群精以為何如？』蜻飛子曰：『群精有言如翠蓋仙子得此古洞，只服翠蓋而不服翠華矣。』翠華得蜻飛子一席言語，赤髮兩腮，怒目森森，指翠蓋而置之曰：『婢子欺吾太甚，吾必先奪此洞，看汝有何法力與吾爭。』蜻飛子曰：『仙姑既欲奪此，速速去之，遲則恐彼霸之矣。』翠華妖風駕動，頃刻即到。

身剛坐定，翠蓋統領群精已至洞門。人見翠華，驚而詢曰：「妹妹不在己洞宴客，來此胡為？」翠華曰：「吾洞湫隘不堪，群精拜舞前日：『閒遊到此，甚洽吾心。』今趁母難之期，群精畢集，因之率眾喬居耳。汝不在洞候鳳春姊姊，又來此胡為？」翠蓋曰：「是洞吾覓在前，擇定今日喬遷，汝何得奪人所好？」翠華曰：「姊當讓妹，此洞須予吾居。」翠蓋曰：「吾不居之，誰敢居此？」翠華曰：「汝欲如何，吾不汝畏。」翠蓋曰：「吾知小鬼頭恃汝道法高妙，然能壓得著群精，恐壓不著吾也。」翠華曰：「汝敢與吾一決高低？」翠蓋曰：「來者不懼。」即在懷內取出飛剪，向翠華劈面打下。剪刀如虎，張牙吐氣，翠華回手揮去，青煙一股化為百丈之縵，厚如牛皮，剪難透之，墜地而化。其縵直向翠蓋週身纏搏。翠蓋順手拋下數萬金針，穿入縵中，縵亦化為烏有。此針似蝶旋繞翠華，翠華向針一指，飛來無數紅絲，一一將針套著。翠蓋怒目大叫曰：「法寶不用，敢與吾力決勝負乎？」翠華曰：「正欲與汝決一死戰也。」翠蓋手執飛鳳槍，直刺翠華。翠華以雙龍劍播去，回手一劍，翠蓋亦以槍播之。兩翠戰於空中，一往一來，或高或下，但見飛沙走石，大起狂風。戰到日落西山，兩翠各回，點就妖兵夜鬥。翠蓋口吐烈燄，照如白晝，翠華口吐赤火，遍地皆紅。手下小妖，女與女爭，男和男鬥，喊聲大震，各殺一團。足戰三晝三宵，勝負不分，墜伍收回，又議來日。

鳳春聞得二翠大戰，不知所為，速將妖風駕動，來至碧玉山顧之。正值群精力戰當場，二翠雲中佈陣，翠華險為飛鳳槍所刺，翠蓋幾被雙龍劍所傷，愈鬥愈雄，愈雄愈鬥。戰在無可如何之際，鳳春飛身上前，一手扭著翠華，一手拉著翠蓋，大喊群精罷戰。群精住手，鳳春扭定二人，憩息片時而詢之曰：「二翠何仇如此苦鬥？」二翠將爭奪山洞之事，詳道其由。鳳春曰：「是禍起自誰耶？」翠蓋以椒、蜻所言為鳳春告，翠華亦以蜻飛所說為鳳春言之。

鳳春曰：「二翠尚不知彼係蜂精乎？吾屬雖眾，只有是精甚毒，不惟口可傷物，即兩股亦善傷人。爾何聽彼言詞，大傷和氣？可命精卒將二子擒至，鞭之數百，以為刁弄是非者戒。」群精得令，遍山尋覓，不知去向。

誰知椒花子見鳳春來勸二翠，暗謂蜻飛子曰：「鳳春老精素為二翠所畏，彼來勸解，二翠必和。二翠一和，必令群精捕吾也，胡不去之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去則去矣，將向何往？」椒花曰：「隨足所行，隨遇而安，有何不可？」計定，妖風駕就，向西而逃。

鳳春邀二翠至洞，治酒相待，勸其和好。二翠已知二子乃不良之輩，百般唾罵，和好如初。酒宴飲餘，各歸洞府，皆鳳春勸解

之力也。

椒花子逃出此山，路過葫蘆井，瞥見井口煙霧沉沉，心知其中有妖霸踞，風車按下，近井望之。奈水極深，不能得見妖為何物，因將野樹化作汲水器具，扭身化一村民，向井汲泉。

水剛動時，井中忽放金光，直射井外。光內現一美人，面帶羞容，拈花而笑。椒花子假裝不見，美人復招以手，仍如不見焉。美人見其癡呆，遂出井來，妖冶之容妙筆難繪。

椒花子假意問曰：「娘子欲飲水乎？」妖曰：「妾非為飲水而至也。」椒花曰：「爾非飲水而至，所為者何？」妖曰：「吾年十八矣，尚無其偶，今見相公才貌雙全，其來此者，欲與相公為夫婦耳。微花曰：「夫婦如何講耶？」妖曰：「誰家得此癡兒，夫婦二字都不能解。」椒花曰：「吾之父母極其愛惜，寸步不准出門，至到成人，俱在塾中，未嘗聽得夫婦二字。」妖曰：「夫婦者，百年偕老之謂也。」椒花曰：「人生壽算，有修有短，如我無百歲，偕爾不老，不是要淘爾氣乎？」妖聞是言，格格作笑曰：「百年偕老，不過為成夫婦吉利語也，豈真百年耶？」椒花曰：「如爾之貌，與爾之心，作為夫妻，怕還配不得三日。」妖曰：「此言怎說？」椒花曰：「爾口甚大，與爾為配，恐被一口吸之矣，安得三日？」妖曰：「世上只有妖物食人，妾是閨中弱女，焉能食人乎？」椒花曰：「吾見世上婦女，外貌似屬可憐，而其心腸則毒如虎。男子而富也，百般獻媚以冀其寵；男子而貧也，披髮吐舌以恨其窮。恨極毒生，謀害夫主，豈少也哉？惟男子憨不畏死，朝日貪戀，不知一己性命，已喪於一女腹中也。」妖曰：「婦人有賢不賢，烏可以一概視之？若吾素為鄉人，稱其賢淑，子如配妾，妾知敬子焉。」椒花曰：「鄉人即稱爾賢，宜早為人配，何至今而始求人配乎？」妖曰：「吾以良言說爾，其好好配吾。」椒花曰：「如不爾配，又將若何？」妖曰：「吾呼家人將爾束回，插翅亦難飛去。」椒花曰：「他人則怕，吾不懼也。」妖曰：「癡兒匪石不轉，吾扭爾同死井中。」言訖，扭著椒花子忙忙轉身，刺之以股。妖曰：「看爾人無足奇，兩股如此厲害。

然吾屬硬頭漢子，任隨爾傷。」椒花子知難傷彼，遂在腰內取出殺人金劍，向妖刺之。妖吐金光，迷卻去路。椒花子口吐黑氣，將光晦污。妖亦手提刺面金槍，與椒花子力鬥井外。椒花子勢竭敗下，向山而逃，妖力追之。

正遇蜻飛子乘風突至，見而詢曰：「椒道兄與誰爭鬥？」椒花曰：「蜻兄急來擒此妖物。」蜻飛曰：「何妖？」椒花曰：「井中所出，諒是水妖耳。」蜻飛聞言，手持玉杵，上前助陣。

酣戰之際，井妖張口噴水，如雨傾盆。二子逞起妖風以散之。

一時折木摧林，天昏地晦，村人家家閉戶，個個含愁。

恰值三緘欲到碧玉山從此經過，見天地昏黑，風雨交加，謂其徒曰：「觀此情形，是又妖戰也。」狐疑曰：「既是妖戰，村人受害，吾師何不收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奈無止息之所？」狐疑曰：「師且暫住，待弟子乘風一望。」望已而稟曰：「歷此不遠，有小閣焉。」三緘喜，急急趨奔。甫到閣前，風雨益大。三緘取出腸絛子，拋向半空，青黃二光，牽於天外。頃刻收斂，已將三妖緊束，提入閣中。極目視之，乃二男一女也。

三緘厲聲詢曰：「三妖何名？」椒花曰：「吾名椒花子，在井汲泉，井內出此女娘，強與吾配。吾不許，遂與吾戰，幸遇友人蜻飛助吾，不然早死妖手。」三緘曰：「女子何妖？」女子曰：「吾乃村間閨女，被此男子強逼為婚，吾不悅之，故與之鬥。」三緘曰：「男為村民，婦為村女，如何村中男女都能呼風散雨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吾師不知，村人能呼風散雨者，正復不少。」三緘曰：「哪裡有之？」狐疑曰：「弟子常聞人云呼得風來大家涼，又曰偏東雨一處散點，豈不是村人能呼風散雨耶？」三緘曰：「都是俗言，汝毋多口。」狐疑曰：「世上多口者，莫甚於娘行。」三緘怒目視之，狐疑始退。

三緘曰：「汝三妖究屬何物所化，為吾道其來歷，吾不汝傷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實係村人，本非妖物。」三緘曰：「汝不詳道，可捧斬妖劍來。」三妖見劍光如電，駭然而拜曰：「吾等願道出身，望仙官饒卻。」